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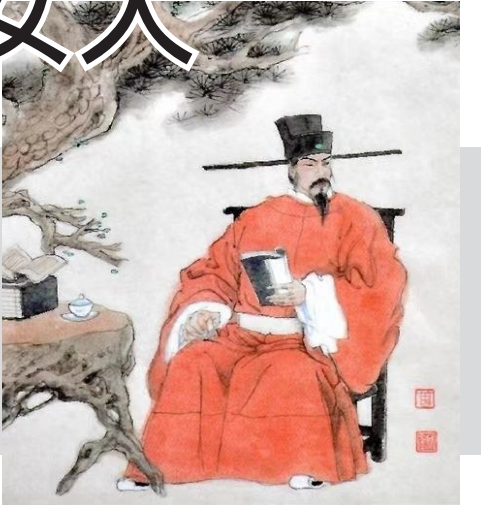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陈傅良背后的女人

陈志坚

金桂飘香 ,暗香袭人 ,不觉壬寅临近行冬。今年是陈傅良诞辰885周年 ,写篇纪念文章为宜。

俗语说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贤内助。我说 ,一位有成就的男人 ,其背后往往不只一位嘉贤的女人。陈傅良的背后就是如此 ,其母生之、其奶养之、其妻成之。于是闻着良辰馨香 ,提起拙笔 ,追思贤德懿行。



生母徐氏 英年早逝

要说陈傅良背后的女人 ,首先自然要提他的生母徐氏。古代重男轻女 ,族谱记世系传脉 ,用红线 ,传男不传女 ,男子有名有字 ,配妻只有姓氏 ,记注子女仅记子数 ,不记女数。陈傅良出生于瑞安帆船乡固义里(即澍村 ,现塘下凤川) ,后裔散居各地 ,无论凤川本支 ,还是外地支派 ,族谱均无徐氏名字。陈傅良文集、师友相关祭文也只有徐母姓氏 ,无有名字。徐氏生有四个子女。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 ,生傅良 ,字君举 ,为小子。长子傅贤 ,字国举 ,大傅良两岁。上面说族谱只传男子、只注子数、无记女数 ,那如何得知徐氏生有四个子女?《陈傅良诗集校注》有《戊午寿国举兄》:

一母分身四白头 ,从今家事付儿流。只须老草供觞味 ,乍可婆娑伴钓游。



在学风浓郁的家庭中长大 ,陈傅良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儒家传统文化。

游。劳世万人输暇日 ,好天一雨荐新秋。平章何物宜为寿 ,三十余年晏子裘。陈傅良同僚楼钥为其撰的《宋故宝

祖母吴氏 独撑家庭

祖母吴氏 ,痛失儿媳 ,强忍泪水 ,独自苦苦支撑家庭 ,抚养孙儿、孙女。欣慰的是 ,小孙傅良 ,聪颖好学 ,众誉赞赏 ,长次孙女、长孙傅贤 ,孝顺勤力 ,家务农务 ,均有分当。女大在前 ,上辈安逸 ,可以推见 ,两位姐姐 ,桑蚕纺织 ,家务杂活 ,双双比肩 ,农忙时节 ,与祖母、傅贤一起 ,插秧耘草 ,一家人扶持相撑 ,勉强过日。为了支持小傅良好学上进 ,学业不辍 ,祖母吴氏无奈出卖建于周显德(954 - 957)年间的敝陋祖屋西厅 ,陈傅良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铭》:

傅良幼也孤 ,能读书 ,夜达旦 ,府君故见爱。一日 ,挈傅良手至所谓西厅者问焉。曰 :而欲存此否乎 ?傅良不能仰视 ,但泣下。府君叹曰 :吾固期汝之



九岁时 ,父母相继去世 ,陈傅良由祖母吴氏抚养成人。

有志也 ,当卒以归汝。旧庐之全 ,府君赐也。

妻张幼昭 名门闺秀

陈傅良未及第先成名 ,为他说媒的人应该不少 ,可35岁以前仍是单身孤枕。其师薛季宣17岁就已成婚 ,其徒蔡幼学23岁完婚 ,叶适28岁(也有说31岁)结婚。陈傅良迟迟未婚 ,是因家境贫寒 ?或因业师辛勤 ?还是眼界清高 ?无有史料 ,不得而知。

南宋乾道七年(1171) ,大喜日子终于降临乡下寒门 ,35岁的陈傅良迎娶 永嘉九先生 之张辉的孙女张幼昭。

张幼昭 ,字景惠 ,出身进士世家 ,名门闺秀 ,其父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张孝恺 ,其弟扬州泰州县主簿张东野 ,均登第进士。幼昭 自幼陶染诗书间事 ,绝异于他女 ,成婚时26岁。仅过一年 ,乾道八年(1172) ,陈傅良金榜题名 ,进士甲第 ,授迪功郎 泰州州学教授以归 ,人生三大幸事此时有二 ,真是春风得意 ,喜上眉梢。

喜庆过后 ,回归平常生活。虽然授职 ,却又未赴 ,他仍居家授徒讲学 ,生徒远近宗从登门请义 ,通日夜 ,历寒暑 ,室内常无坐处。夫人独挾一婢治爨 ,贫甚 ,糴米市薪 ,行饭分茗 ,皆令得洁馔 ,有无未尝使夫闻之 。夫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节约清洁 ,理前理后 ,任劳任怨 ,相相爱夫 ,体贴入微。陈傅良有记 矧余力学 ,往往独旦。(夫人)每兴视夜 ,青灯在案。於焉劳苦 ,於焉咨叹。苟余饥渴 ,则自泣爨 。

自淳熙三年丙申(1176) ,陈傅良首宦太学录 ,历官京师临安(杭州) ,福建福州 ,湖南桂阳、衡阳、潭州(长沙)等多地。历经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六路。古代只有舟车、以步代车、以轿代行 ,夫人携子女随其往返官所 ,跋山涉水 ,千辛万苦。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冬 ,自瑞安澍村至湖南桂阳军任职 ,竟历八十六天才达。陈傅良《与林懿仲二》(一):

某凡八十余日 ,始达官下 ,一冬雨雪 ,难阻万状。回想闲居士友团头之乐 ,不可得已。

近3个月的路程 ,交加一冬雨雪 ,又有

众多子女相随 ,其艰辛劳苦 ,难以言表。陈傅良《令人张氏瘞志》:

令人穷约时来归我 ,相从二十有五年 ,再以台评罢 ,食贫岁月视食禄为长。深入湖湘 ,起居饮食非其性 ,多病所侵 ,未尝有毫发不满意言色。余敬如宾友 ,今亡矣。呜呼哀哉 !

夫人随行 ,沿途劳累不说 ,到了湖湘 ,饮食起居又非习性 ,温州沿海 ,鱼鲜清淡 ,湖湘内陆 ,辛辣难耐 ,夫人多病缠身 ,毫无怨言 ,随夫所行 ,随夫所历。

陈傅良登第为官 ,三起三落 ,亦既声名 ,胡谤是丛。亦既臈仕 ,奚归匆匆 。夫人面对诽谤、贬抑 ,坚信陈傅良 ,共此心曲 ,安于退隐 ,以为高则余不安 ,以为罪当逐则宜尔 ,率子女欢笑相随。

夫人和家睦族 ,扶亲助戚 ,贤慧嘉行。凡我族居 ,以私为公。凡我嗣息 ,以异为同 ,伯伯傅贤 ,妻亡鰥苦。夫人慷慨鬻卖新有的五亩田 ,让伯伯具礼继室林氏。家境稍有好转便资助姊姊和亲友。

夫人共有二子七女。夫人初得女 ,遂以伯伯傅贤次子师辙为己子 ,后又自生子师朴 ,其对师辙视为己出 ,一视同仁。师辙、师朴官阶皆为承务郎。长女阿賢 ,另有三女名阿晦、阿季、阿福 ,余三女不知名字。女婿潘子顺、薛师雍、林子燕、徐冲、张绍、张畴 ,均为官仕、进士。至于最小的女儿 ,平阳历史学会陈彤会长 据隆庆《平阳县志》卷五《人

谥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 ,记陈傅良绍熙二年(1191)赴朝廷奏事时 ,须发如雪 ,有郎白首 。叶适在《宋故通议大夫朱谥阁待制陈公墓志铭》中 ,也记公去朝十四年 ,至是而归 ,须发无黑者 ,都人聚观嗟叹 ,号 老陈郎中 。由此结合其国举兄寿诗 一母分身四白头 分析 ,陈傅良有兄弟姊妹四人。再参考叶适撰《张令人墓志铭》 后夫宦颇遂 ,不至乏 ,稍经营兄姊及他亲友 ,可推测陈傅良有两位姐姐 ,且都比傅贤、傅良年长。

陈傅良的父亲陈彬为塾师 ,家境平平。徐氏相夫教子 ,起早摸黑 ,含辛茹苦。待子女们都已总角 ,稍微宽适 ,岂料人生无常 ,与陈彬相继年内病逝(也许同是感染疫病) ,留下四个可怜、凄惨的孤儿 ,其时傅良只有九岁。

少年傅良是不幸的 ,少年傅良又是幸运的。

虽然九岁父母双亡 ,好在家风族风好学醇厚 ,其父陈彬 天性明敏 ,邃于《易》学 ,洁行自晦 ,而教授乡里 ,以《尔雅》《论语》《孝经》等幼教启蒙傅良 ,使傅良幼受家学 ,笃志强学。有祖母吴氏、哥哥傅贤、两位姐姐等家人的倾力支持 ,又有诸叔父、叔祖和亲戚们的眷顾 ,苦志自勉 ,天分高胜 的少年傅良 ,昼进夜长 ,子承父业 ,塾师名闻 ,惊动学界。及冠后 ,先后授徒讲席所在乡校、瑞安林元章家、罗山仙岩书院、温州城南书院、新昌黄文叔家、天台国清寺西庵等处。

物·选举》邹臻 陈止斋甥 推考 ,为景定三年(1262)武榜眼的邹臻之母。

夫人子女繁多 ,一生碌碌 ,随陈傅良命运曲折 ,相安无事 ,似乎无有脾气 ,只有和气 ,事实不是 ,只是如 张氏百忍 。《张令人墓志铭》:我岂无气性者耶 !但写上墓志不得 ,故不为尔。虽然夫人这么说 ,忌矍志差评 ,怨气百忍 ,其实应该是因她少时熏陶文雅 ,长久修为儒雅 ,习惯成自然。

夫人轻财尚义 ,乐观豁达 ,安贫乐道。一次 过洞庭 ,管押者忽告曰 :某所行李有盗。家人皇骇 ,夫人笑曰 :即如是 ,所失不过财物。若贫 ,即不失矣。

夫人不信方术 ,不崇释、老 ,不畏巫鬼 ,尊信孔孟 ,崇尚礼义。夫人于其弟东野 疼爱有加 ,姐弟情深 ,情谊超厚。夫人记恩傅贤于其家日常、农活杂务、亲戚往来的关照 ,至死不忘 ,道别而安。《张令人墓志铭》:

夫人爱其弟特甚。弟死久 ,讳不告。过时而后哭之 ,恸绝 ,遂得疾。庆元元年(1195)八月二十二日且午 ,曰 :伯伯何在 ?吾今死 ,不可不与别。薄暮 ,伯氏至 ,夫人曰 :新妇归矣。夫抚之曰 :得无记畴昔所得于《论语》《孟子》乎 ?颌之再三而嘿 ,年五十 封令人。

夫人临终 ,陈傅良以《论语》《孟子》相切 ,鸿儒大道 ,令人得道。

夫人与陈傅良共同生活二十五年 ,两人相敬如宾 ,休戚与共 ,爱敬之笃 ,伉俪情深。夫人曾言 ,舍公无复。夫人仙逝 ,陈傅良泪罢 ,《祭令人张氏》:

呜呼 !子病之久 ,余靡所爱。顾笑谓余 ,日月有待。畴昔之梦 ,云鸾下逮。夫岂凡骨 ,而及斯贵。余亦宵梦 ,殊庭秘严。有二黄冠 ,缟衣襦褌。求子食器 ,与子镜奁。而遂弃余 ,曾日不淹。

故事追止 ,敬仰不息。纪念陈傅良 ,也应追思其背后的嘉贤女人 陈傅良出生、成长、成就 ,离不开她们的贤德懿行。由于时代的局限 ,她们一生围着家庭、围着丈夫、围着子女 ,无有自我 ,以今视古 ,以古鉴今 ,是赞是誉 ,是悲是忧 !

(配图 出自《陈傅良》一书 曾成金/绘画)

滩脚记忆

■王孔仁



高楼镇滩脚村位于飞云江中游。滩脚以下属中下游 ,江水较深可以通行中、小吨位船舶 ,但滩脚以上至泰顺百丈口发源地属中上游 ,江面渐窄 ,且多急流浅滩 ,滩脚即是它的最后 脚 ,滩脚以下就再也没有滩了 ,飞云江涨潮时 ,潮水只涨到滩脚 ,所以滩脚也是飞云江清浊水的分界线 ,上下泾渭分明。滩脚对岸是马前村 ,以前过江要坐两次渡船 ,因为中间是个偌大的四面环水的沙洲岛 ,好似温州江心屿。

滩脚是生我养我的热土 ,几十年过去了 ,那些多彩的奇观成了我美好而隽永的记忆。

滩脚埠

回忆历史 ,当年滩脚埠和清潭埠是来往泰顺、文成、瑞安等地船只的主要停靠点 ,也是当地商品集散地。唐时的 三港纱 不但远销温瑞平城乡 ,而且远销杭嘉湖一带 ,到了宋末元初 ,此地设立了三港巡视司 ,明洪武元年(1368)改设三港税课司厅 ,明清时期瑞安、三港、百丈三镇和沿岸二十二埠均成了飞云江航运及沿岸商埠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 ,平阳坑航运社船工也同样将大岱艇停靠在滩脚埠 ,便于在此装卸货物。上世纪70年代前 ,文成、营前的大岱艇也停泊滩脚 ,等退潮时 ,起风拔篷 ,船首尾二人用船桨驰向瑞安。从瑞回来的文成大岱艇又停泊滩脚港湾 ,并从此处开始在多条浅滩上逆水行舟 ,几只大岱艇船工与纤夫合作 ,用银缆把一只只船往上游浅滩拉 ,船头也有船工撑篙用力向上挺进。

滩脚堰坝

投资1.56亿元的滩脚堰坝属全省最长跨江堰坝 ,跨度达520米。坝址以上集水面积2478平方米。该工程是一个壅水结构 ,堰坝壅水高度约4米 ,溢流堰坝顶高程为6.2米 ,溢流净宽470米 ,泄水闸共3孔 ,总净宽30米 ,闸底高程1.5米 ,水闸上建有仿古宫殿式阁楼 ,格外美观。左岸泄水闸、右岸泄水堰坝 ,同时右岸对部分滩地进行疏浚 ,形成一个面积约1.4万平方米、高程不高于5.8米的浅水广场。

该工程紧挨赵山渡水库 ,阻断飞云江

天然砂石场

近十年来 ,由于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投入基建项目多 ,不论建房或造桥造路 ,均需大量的砂石 ,致使沙石资源紧缺 ,供不应求 ,滩脚这片沙滩(即不毛之地的芦苇滩)成为村民的聚宝盆。

由于几千年的河床沉积 ,砂石层深达

细虾、丝鱼、香鱼的特产地

每年农历四月至八月涨潮时 ,都有一大群细虾随潮头从飞云江两岸向上游 ,夜间更为明显。马前、滩脚村民用自制的虾笼 ,每天晚上去江畔 挂虾 ,跟潮涨终点100米以内那一段 ,两岸挂虾人最多 ,一般隔10余米挂一条滩 ,而且都挂在两岸岸边(中间深潭不好挂 ,而且也没有虾爬上去) ,细虾都是从岸边向上爬的 ,但必须是浅滩(细石子垫底)和细流。村民带被褥睡在江畔 ,次日早晨回家分虾 ,除了给自家当菜肴外 ,多余出售或加工晒干成虾干 ,当佳品送给亲朋好友。野生的鲜细虾味道可口 ,即鲜又香 ,仅马前、滩脚村特产 ,远近闻名 ,供不应求。

另外 ,每年芒种前涨潮时 ,都有大群

丝鱼(本地叫沙章鱼)随潮头游向上游 ,邻近村民用自制 坳罾 捕丝鱼 ,加工后叫丝鱼干。此外 ,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还有一种特产叫香鱼。因滩脚是飞云江潮水(咸水)与淡水相互并汇区域 ,是香鱼霜降产卵时理想的区域。香鱼又名香油鱼 ,鱼体狭长而扁 ,头小嘴巴大 ,眼睛小 ,尾巴分叉 ,全身除鱼头外都有细小圆鳞 ,体长二三十厘米。捕捉港中香鱼 ,一般是撑着竹排放鸬鹚捉鱼 ,一只竹排上蹲着四五只鸬鹚 ,大多在午夜后 ,由鸬鹚叼(捕)香鱼。因香鱼肉有特殊香味 ,做香鱼菜肴宜清炖白烧 ,再撒上葱花、姜末 ,清香四溢 ,色香味俱佳。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 ,滩脚特产细虾、细鱼及香鱼不知何故都绝迹了。

水竹林

滩脚两岸十几个村均位于飞云江畔 ,拥有几千亩水竹林 ,以前是村民重要的副业收入 ,村民们把这取之不尽的水竹进行加工利用 ,经济效益较高 ,曾创办鱼篴厂、渔竿厂、扎篴厂、画帘丝厂等 ,其产品远销宁波舟山、洞头、上海等地。特别是凤翔片盛产水竹 ,有充足的原料 ,故此制作画帘且成农户重要的产业 ,到现在竹蔑丝制作技艺还在传承中。

晒鱼鲞

上世纪70年代 ,由于渔业还没设捕禁休渔期 ,致使大小黄鱼都被 敲梆 一网打尽。不知什么原因 ,那时黄鱼特别多 ,而老百姓生活水平低 ,舍不得花钱买鲜鱼 ,故此 ,供大于求。瑞安水产公司就将大量收购来的黄鱼 ,撒点盐 ,从瑞安快速运至滩脚。一天几十只大岱艇来来往往 ,因为

滩脚地处清浊水交界 ,在滩脚两岸可以用清水洗鱼 ,并且滩脚沙滩是四周环水的偌大沙岛 ,是天然的晒鱼场 ,两岸十几个村的村民都为该公司晒鱼鲞。工序包括按要用力刀把鱼劈三刀、在江中洗净、晒在蕃丝略 上。鱼鲞晒干后 ,由该公司专人司秤记录及发放工资。